

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推进策略与模式研究

林振春

(台湾师范大学 社会教育学系, 台北 10610)

【摘要】 在世界范围内, 学习型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代学习型城市由终身教育学者倡议, 要求城市治理重视学习环境的建设与学习文化的塑造; 第二代学习型城市是城市治理者体会认识到学习乃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 要求终身教育学者主导学习型城市的推动; 第三代学习型城市不只强调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 更强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健康安全、幸福友善、宜居人文等层面, 将各专业领域纳进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核心团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学习型城市推动成功的关键因素, 建立共同的学习型城市愿景、发展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步骤以及建构单核心和双核心的工作团队。为取得更多层面的参与, 先从教育领域的单核心团队做起, 逐步纳入相关团队取得成功的合作经验; 其后与政府相关领域的其他工作团队, 建立策略联盟合作伙伴的关系, 经过交流、激荡、合流三阶段以达成双核心工作团队, 通过不断扩大与提升层次, 最终达到学习型城市创建的整体效果。

【关键词】 学习型城市; 合作伙伴; 双核心团队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510 (2017) 06-0050-07

一、国际语境下的台北市学习型城市发展

(一) 历史视角下的学习型城市发展阶段

国际上学习型城市的成果非常丰富,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英国学者诺曼·朗沃斯 (Norman Longworth)、澳大利亚学者皮特·科恩斯 (Peter Kearns)、英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本 (Michael Osborne) 等, 他们的研究经常能够引发研究者的思考。其中诺曼·朗沃斯和迈克尔·奥斯本教授于2010年合作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 在文章中他们从历史发展的视角, 将学习型城市发展分成六个时期 (Longworth, N., & Osborne, M., 2010), 包括:

古典时期 远溯至公元前1500年的雅典为第一个学习型城市, 而公元元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是第一个负责搜集世界知识的机构, 可视为古代重要的学习型城市。公元8世纪到13世纪间属于伊斯兰地区的学习型城市发展浪潮, 主要大城市如大马士革、开罗、的黎波里、耶路

撒冷等, 也都建立图书馆来典藏在科学、医学、数学和艺术方面的知识。

萌芽时期 起于20世纪90年代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 推动的教育城市, 希望各城市对终身教育工作的推动负起责任。

实验时期 始于欧盟执委会为积极推展学习型城市的理念与实务, 于1996年起至2000年间, 资助欧洲终身学习项目 (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itiative, ELLI) 主导“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 (Toward a European Learning Society, TELS) 的学习型城市推动计划, 提出学习型城市的定义: 学习型城市的理念中, 学习扮演着促进城市繁荣、社会安定与个人自我实现的关键角色, 并且动员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 以扩展市民的学习机会, 提升市民的潜能以及能正向促进社会变迁 (Longworth, 2006)。该定义彻底改变欧洲传统教育训练的思维, 改由终身学习

的理念来促进城市社会资本的成長。

扩张时期 将学习型城市在欧洲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推动执行,包括澳洲、日本、中国、韩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地。

了解时期 对学习城市抱持较宽广的观点,不再只是以经济或成人教育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要刺激学习区域的发展。

巩固时期 是将学习型城市作为响应各城市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涵盖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以及治理等各层面的城市政策。

(二) 多维视角下的学习型城市发展阶段

1. 第一代学习型城市

从终身学习的观点出发,希望每个城市在终身学习的社会中扮演推动市民终身学习的功能,因此几乎都是由终身教育的学者极力倡导,如朗沃斯教授就是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ELLI)计划的主席,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欧盟执委会、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机构,宣扬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国际上蔚为风潮,学习型城市是鼓励城市治理者建设学习设施,营造学习环境,塑造学习文化,让民众享有便捷有效的学习机会。

2. 第二代学习型城市

是从知识经济的观点出发,各城市普遍面临经济社会的困境,反过来让学习扮演促进城市繁荣、社会安定与个人实现的关键角色,唯有建构学习型的城市,才能提升城市竞争力,并有效解决现代城市普遍遭遇的经济社会转型的难题。此时的学习型城市推动者,不再只是终身学习领域的学者专家,也是加入其他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譬如2001年,拉尔森(Larsen)在OECD的资助下针对欧洲五个区域,包括法国维埃纳(Vienne)、德国耶拿(Jen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英国泰晤士河口区(Thames Gateway)、瑞典厄勒海峡(Oresund)推行的学习型城市计划,并提出学习型城市的定义:“学习型城市是将创新和学习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经由结合终身学习、创新以及创意地使用信息科技,以寻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学习型城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将工业经济转型成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

3. 第三代的学习型城市

从城市多元发展的视角出发,皮特·科恩斯(Peter Kearns)教授在反思他多年推动并执行学习型城市建设以及做相关咨询的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第三代的学习型城市必然要涵盖包括机会城市、友善城市、安全城市、健康城市、文化与创意城市、绿色生态城市、全球化与本土化特

色城市。学习型城市,将成为超越经济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与回归人本精神的都市生活空间(Kearns, 2016)。

(三) 台北市学习型城市面临的多元挑战

1. 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第一个挑战:如何组成跨界、跨领域的学习型城市推动团队?

如何组成跨界、跨领域的学习型城市推动团队,成为台北市当前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挑战。台北市提出以“智慧城市为基础,营造人文、生态、水岸、安全、福利与健康等六个向度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已经从经济面扩展到城市治理等多个层级,应处于第三代学习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关于学习型城市运作的模式,第一代学习型城市由终身学习领域的学者极力呼吁城市治理者重视民众终身学习活动,普设终身学习设施与机构;第二代的学习型城市是知识经济与创意经济的时代,唯有倡导终身学习才能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推动学习型城市的核心团队。如果仍然是终身学习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重点放在如何能够面对经济和产业面向的经营?第三代的学习型城市如果要与第二代学习型城市有所不同,同样要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推动团队。

2. 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第二个挑战:政府行政团队与具体执行团队如何协调?

政府行政团队与具体执行团队的协调成为第二个挑战。台北市学习型城市的主导团队在教育局,以教育局所能掌控的资源投入学习型城市的运作过程中,社区大学与图书馆是两大核心。图书馆有市中心区的总馆和12个行政区的分馆,以及遍布在各社区中的小型图书馆和阅览室,统一由总馆管辖,并隶属于教育局指挥。台北市的社区大学对于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扮演关键角色,是公办民营的终身学习机构,12个行政区各有一所社区大学,也是由教育局管辖。图书馆系统与社区大学系统同样隶属于教育局的行政系统,行政系统与具体的执行团队的融合和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3. 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第三个挑战:跨部门的协调组织

跨部门的协调组织成为第三个挑战。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有六大面向,并且以智慧城市为基础,智能城市由信息局负责。健康城市由卫生局负责。生态城市由环保局负责。田园城市由工务局负责。在台北市政府的架构下,学习型城市的核心团队不只一个教育领域的核心,其他领域的工作团队如何融入教育领域将成为挑战。

二、国际上学习型城市推进模式要素分析

随着第三代学习型城市的理念的发展,城市的教育

文化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环保系统、安全系统、医护系统、财经系统都要进入学习型城市的推动团队,包括相关企业部门、非营利组织部门的参与,这就要求有更好的理论来综合这些现象,并提出更好的操作方法。如何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在学习型城市共识的指导下,探讨学习型城市工作团队的运作模式,聚焦在同一个终身学习学术领域下的多个不同次级系统,如图书馆、博物馆、社区大学、正规学校等,如何各具核心,而且能够互利共生,产生综合效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单核心的运作模式,还是双核心的运作模式。社会系统的元素是沟通,其运作形式可能是互动,也可能是规范,重点是任何一个功能系统都成为其他功能系统的环境,唯有导向互动,才能引发良性的共伴效应(谭光鼎,王丽云,2006)。

(一) 诺曼·朗沃斯: 6大关键要素

从第一代的学习型城市单核心运作团队的模式,经过进化转型,迈向第三代的学习型城市双核心运作模式。诺曼·朗沃斯(Longworth, 2006)分析欧盟创建学习型城市6大关键包括:

- 关键个人: 拥有权利或权威者。
- 关键机构: 大学和地方当局最适合该角色。
- 一个核心群体: 激发有影响力人群的热情。
- 扩大影响: 举办论坛和讨论会。
- 发起活动: 正式开展各项学习活动。
- 关键雇主: 雇主积极参与学习型城市推动。

(二) 皮特·科恩斯: 四大关键要素

皮特·科恩斯(Kearns, 2011)综合他多年参与学习型城市的推动经验,提出推动学习型城市的推动的以下4大要素:

• 社区参与以及归属感,这对于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通过网络连接与倡议,并有好的沟通、联合项目以及其他连接公民社会的方法,以持续支持城市的发展愿景。

• 文化与个体,对于可持续、包容性以及一致性的学习型城市是很重要的基础,以期许文化机构,能成为通往终身学习以及社区营造的康庄大道。

• 现代信息科技以及媒体,可以成为支持终身学习、社区营造以及解决重要问题(如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重要关键。

• 成功的学习型城市是有创意的城市,主动推动不同环境下与不同形式的创意。

(三) 国际上学习型城市推动要素分析

林振春、秦秀兰(2011)归纳出国际上推动学习型

城市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下列4项:

1. “官学产群”的四方参与

欧盟和OECD的学习型城市计划政府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些计划的倡导者都是由上而下,逐步引入企业主和社区民众,组成各种学习共同体,才能有效推动。

2. 以终身学习和社会发展为导向

欧盟和OECD推动教育城市几乎都以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出发点,然而成效不彰,后来将就业能力纳入目标,关注城市的经济发展,以迎合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到了2000年以后,兰卓(Landry)提出创意城市需要以学习为基础,才逐步体认到城市整体的发展都需要以学习为基础,因而学习型城市必须结合终身学习和社会发展两种导向,不能只关注市民的终身学习,而忽略城市的整体发展。

3. 学习型城市发展要确定发展核心人物

诺曼·朗沃斯曾经提出学习型城市的14项特征,按照英文学习和城市的字母分别列举,虽然容易记忆,但作为推动学习型城市的重点,还不够简洁聚焦。因此,他又提出推动学习型城市的7个要项:学习资源、学习信息、学习科技、学习领导人才、市民参与、学习环境、就业能力(Longworth, 2006)。推动学习型城市必须掌握住这七大要项,才能彰显学习型城市与其他各种新型态城市的识别差异。

4. 创新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模式

各地民情不同,经济社会条件有异,必须有各种不同的推动模式。欧盟与OECD分别找上朗沃斯和拉尔森来推动。澳洲刚开始采用欧盟的模式,似乎有点水土不服,后来才有科恩斯的本土发展模式,韩国的状况也在逐步调整修正(李正连,2011;黄富顺,2011)。想要推动学习型城市,最好也采用不同的推动模式,将各城市的学习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纳入考虑。

(四) 关键因素汇总

综合分析前述4种数据,可以发现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具有下列6个关键因素:

- 成立一个核心团队来负责推动,其后逐步扩展到其领域与人群;
- 每个城市必须考虑其现实条件,谨慎采取合适的推动模式;
- 多方的参与是最重要的考虑,务必要让各种专业参与,也要让市民有最大可能的参与;
- 创意与包容是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特色,推动团队本身就应该是创意与包容的典范;

·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城市的绩效指针,让所有组织都能成为学习型组织,推动团队本身也必然是个学习型组织;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城市内外的团体、组织、机构等,都能建立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才能发挥学习型城市的综合效果。

如果依照系统动力模型(林振春,2008)的观点,每个团队可以找到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切入点,自己的团队就是自认的核心团队,其后逐渐深入学习型城市的内部,自然会发现有其他工作团队也在从事相同的工作,或是其他相似的事务。这些团队可能不成气候,也可能观点与自己有异,或是正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此时的学习型城市核心团队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发展学习型城市事业。

三、台北市学习型城市运行模式——单核心运作模式

经由前面文献分析,在单核心团队的操作策略上,简要分成两大项:一是对于学习型城市愿景的共识达成;二是推动学习型城市工作步骤的具体内涵。

(一)学习型城市的愿景

台湾的发展无法脱离国际城市竞争的事实,面对后信息时代的三大发展方向:知识社会、创意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国际趋势(林振春,2011)以及各国城市积极营造学习型城市以面对城市竞争力的挑战,台湾城市发展愿景可考虑以下几点:

1. 建构地方知识体系

知识社会的特征就是地方知识的生产和地方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强调本土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应用性。而强调本土知识的生产是强调从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为知识生产能力;知识的应用性则是从学习成就认证发展为生活能力证照。

2. 营造创意学习文化

创意社会的核心就是开放思维、实验精神、勇于冒险和反省学习,表现在实务作法上便是强调跨界交流与打造具创意的生活空间。强调跨界交流是指从学习资源整合发展为策略联盟;建构创意社区生活圈是指从生活社区发展为创意社区。

3. 推动可持续发展环境

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核心在于品德的强调,扬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不只能伤害其他物种,也不能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因此落实在城市生活中就必须强调下列两项:发展地方特色生活品牌和培育全球化的三品牧羊人。发展地方特色生活品牌是指从创意产业发展为幸福生活美学;培育全球化的三品牧羊人的具体

内涵是指从爱乡爱土的社区人发展为世界公民。

4. 形塑友善宜居城市

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不是输赢的比赛,而是赢得全球人士喜爱的竞赛,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亲切的对待,让城市居民都乐于与全球各地的人民交流生活方式,就成为学习型城市的最佳表征。通常表现在下列两项上:一是营造多元包容的城市风格,从消除社会排除发展为多元融合;二是建构交流生活方式的机制,从观光城市发展为宜居城市。

每个工作团队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发展愿景,因此参与的团队可以透过共同举办市民听证会广纳各方意见,将城市愿景的共识会作为启动学习型城市的第一场学习活动。针对建立愿景每年可以提出修正,让学习的轨迹映照学习型城市愿景发展的轨迹,也让参与的工作团队在倾听市民愿景的过程中,更容易达成双方对于学习型城市愿景的共识。

(二)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步骤

台北市推动学习型城市,奠基于学习型社区、社区总体营造、健康社区6星计划与建构社区教育学习体系的基础上,建议采取如下的稳健步骤:

1. 筹组学习型城市推动团队

1) 成员的组成

成员组成:包括政府代表、专业团队负责人、社区大学、图书馆、地方社区团队领袖、基金会和专家学者等。

工作执行小组:负责学习型城市整体活动策划与执行,由前述成员中组成核心工作团队。可以由专业团队担纲,或是由地方上产生,完全依各地状况弹性采用,最终仍以本地人才为依归。

专业助理人员:聘请专业助理,负责所有学习型城市相关业务的处理与数据文件,以建构地方知识体系。

2) 成功的关键

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对的人选,要选对学习型城市推动具热忱、对地方家乡的学习风气推动具有使命感的人优先邀请加入核心工作团队。核心团队随着工作推展,也须逐步吸纳新进人员,以扩大工作影响层面。

2. 确定学习型城市推动模式

1) 学习型城市6种推动模式

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模式可分成下列6种模式:由社区大学为主体、由图书馆为主体、由学校为主体、由基金会为主体、由政府机关为主体和由地方性社团为主体。前述的核心工作团队影响推动模式的选择,刚开始运作通常采取单内核模式,除非另一核心已然成形,

才有可能采取双核心运作模式。

可混合采用前述6种模式：最好每个参与学习型城市的推动模式都不一样，以建构各种不同的推动模式，供其他城市参酌。台北市的社区大学与图书馆的运作模式，是在同一个终身教育领域系统下的两个团队，通常只能分工，难以合作，何况要能够产生共伴效应，就必须在一定条件下让教育主管放手，让图书馆团队与社区大学团队相互激荡，才可能具备双内核模式。如果能够成功推动，才能进一步扩展到非属同一系统下两个核心团队的合作伙伴。

2) 成功的关键

找到对的机构，尤其是机构的负责人要对学习型城市的推动具有热忱，愿意将学习型城市的推动列为机构的优先任务，调动机构重要人力与资源，全力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工作目标。

3. 依据参与团队的不同属性选择较佳的切入点

1) 选择容易成功的学习型城市目标

提供各式各样的学习机会、鼓励民众参与经常性的学习活动、整合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发展学习型团队组织，以建构具有创意生活素质的终身学习环境等，都可以是学习型城市的目标，所谓较佳的切入点，乃是第五项修练中所谓的最佳杠杆点，即所花的资源最小，所得到的影响最大，对未来的工作推动奠定良好基础。

2) 培训各种学习团体带领人成为志愿者团队

各参与机构以其现有人力资源为基础，逐步建构出各种学习团体的带领人、辅导员、讲师，以形成完整的人力培育体系，迈向独立运作的理想。培植更多的学习型城市领导人，乃是让各种学习团体的人力发展达到自主运作，如同读书会团体形成讲师团队，辅导员团队，带领人团队以及读书会协会，才能独立自主的运作。

3) 成功的关键

改变从前以民众学习需求为设计重点，而是诱发对学习型城市有理想、有动力的社区人士，组成各种学习团体，并建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这部分仍然采用系统动力模型的理论，务必找到最佳的杠杆点，才是导致学习型城市推动顺利成功的最佳切入点。

4. 逐步滚动纳入与学习型城市有关的团队

1) 需要落实的核心工作

• 纳入家庭教育中心资源：开展家人共学团体或亲友共学团体推动小组，将学习型家庭的成员纳入，推动学习型家庭新方向；

• 纳入各级学校资源：开展亲师共学团体或教师共学团体推动小组，将学习型学校的成员纳入，推动

学习型学校新方向；

• 纳入图书馆资源：开展读书会或说故事团体推动小组，将学习型图书馆的成员纳入，推动学习型图书馆新方向；

• 纳入民间基金会资源：开展学习列车推动小组，培育学习列车带领人，以再造学习列车新风貌；

• 纳入社区营造资源：开展社区学习推动小组，推动学习型社区新方向；

• 纳入公务机关资源：开展公务人员共学团体推动小组，将学习型公务机关的成员纳入，推动学习型公务组织新方向；

• 纳入企业组织资源：开展学习型企业推动小组，培育职场学习共同体带领人，推动学习型企业新方向；纳入乐龄学习中心资源：开展乐龄学习推动小组，推动乐龄学习新方向。

2) 成功的关键

先加强互动建立默契再组成推动小组，并支持推动小组的负责人，使其感受到成为学习型城市推动团队的一份子。其次辅导各推动小组深入地方、创新作法，以开展各种新工作项目，才能可持续发展。前述八种推动小组并非一次到位，而是依照推动团队的情况，先选择容易成功推动者，再逐步向新项目推动。当然也不局限在这八种资源，只要时机成熟，随时都可加入新的资源，组成新的推动小组，建构成点、线、面的完全覆盖市民生活的各种层面，达成多面向、多渠道、多元化的参与学习型城市。

5. 强化工作推动过程中的知识管理

1) 需要落实的核心工作

工作团队所有信息网络与信息化：建立网站以便对所有社会大众和辖区民众沟通信息，各工作推动小组建立各自的网站，使成为成员与内外交流的平台。

严谨的方案规划：每项活动都有方案规划，建构方案规划表格，经过各推动小组的审核讨论机制后，才能正式推出。执行过程与成果报告也有规定的格式，并经推动小组审核通过后，再送给研发单位放于网上，达到相互分享的效果。

固定期间的工作汇报：针对相关工作执行上的问题提出检讨以及相互间需要整合配合的事项提出研讨，可交流经验，亦可激发新意。

2) 成功的关键

团队成员情感好、信任佳，坦诚分享，互助合作，并且将此项工作视为最佳的学习良机。台北市的学习型城市推动经验，首先是建构台北市学习型城市网，将

共同的愿景目标显著标明;其次要求各团队将工作计划上传,让所有参与者都能了解其他团队的工作计划,可收相互配合之效;最后须将工作成效与检讨公布在网上,不只是鼓励自己团队,也分享其他团队,这就是学习型组织中重要的知识管理。

6. 定期办理成果博览会和有功人员感恩会

1) 需要落实的核心工作

配合各参与机构团体的节庆活动办理成果发表会:学校有校庆活动、图书馆有馆庆或书香日活动、社区有庙会活动等,都是展现成果,营销学习型城市的最佳良机,不容错过。

每年应有成果博览会:较具规模的展出动态与静态的学习成果,以吸引更多人对学习型城市活动的注意和参与。

对推动学习型城市有功人员的表扬感恩:选拔各种有助于学习型城市活动的人员,包括终身学习楷模、各种学习团体绩效卓著人员、志愿者等。表扬与成果博览会最好一起办理,以扩大影响力。

建立成果报告书:最好有激光视盘版,以广流传。

2) 成功的关键

表扬办法必须先行规划,让工作人员与参与人员都能了解,以昭公信。博览会地点与活动规划也要以方案规划的程序来办理,当成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项目,慎重举办。

7. 检讨、评鉴与反馈

1) 需要落实的核心工作

- 定期的工作检讨会:由工作团队建立制度。
- 不定期的辅导咨询:委请大学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进行实地辅导。

- 自我评鉴与专家学者的评鉴:辅导单位与工作团队共同展出评鉴项目与评鉴办法,先由工作团队自行评鉴,年终时再由辅导单位进行复评。

- 回馈与修正下年的工作计划:采滚动式修正计划模式,依照评鉴修正调整。

2) 成功的关键

评鉴重在共谋找出最佳工作模式和方法,应该属于诊断性的评鉴,不在评优劣,挑毛病。辅导单位和工作团队必须确立基本的心态:应是共同工作的伙伴,绝非上对下的关系。

四、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推进的创新——双核心运作模式

双核心并非是指两个独立工作的学习型城市推动

团队。因为现在各个面向的团队,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各自推动台北市成为智慧城市、生态城市、幸福城市、田园城市、人文城市、水岸城市、安全城市、宜居城市等,所以主导推动学习型城市的教育单位,诚恳邀请其他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参与学习型城市的研讨会,进而引发相互间的交流合作,期待能进行互动以产生共伴效应。学习型城市双核心运作模式,就是在不同部门之间发展策略联盟、创建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分成三种互动阶段,交流、激荡、合流。具体分别论述如下。

(一) 双核心团队的交流

交流是分工合作与资源统整,两个成为核心的工作团队必须互相认同对方的存在,并且愿意彼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学习型城市愿景与目标的实现,携手合作,一起贡献心力。此阶段的重点工作包括:

1. 澄清双方从事学习型城市的SWOT

具体做法有各自的优势与劣势能否互补、各自的机会与挑战能否加乘以及找出最佳切入点进行分工合作。

这个阶段,参与者最好是两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在认同学习型城市愿景与目标的基础上,各自提出优劣势分析与机会和挑战,以形成自己的推动策略和工作步骤;其次再纳入对方的优劣势分析和机会与挑战,进行合作模式的研讨和分析,使得联盟的综效显现,合作的工作项目就得以顺利进行研议。

2. 列出现有工作进行资源整合

做法有读书会的整合模式、社区学习志愿者的整合模式和河川守护与社区文史导览人才的整合等。

这个阶段的参与人员必须是工作项目的负责人,延续上阶段的合作共识和协议书,先建立互动协调机制和双方负责人的沟通管道;其次培养互信与合作默契,累积小成功以奠定合作基础;最后才能欣赏对方,分享学习,形成坚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 双核心引擎的激荡

激荡是在学习型城市工作项目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模式。这一阶段双核心工作团队,都已正式进入学习型城市的核心推动项目,双方核心团队的工作重点是要确认流通信息、资源整合、领导人才、学习科技、民众参与、学习环境与产业发展等项目,因此双方可以沟通建立合作模式,分别有下列工作:

- 流通学习信息的合作模式
- 整合学习资源的合作模式
- 培育学习领导人才的合作模式
- 运用学习科技的合作模式

- 激励民众参与学习的合作模式
- 营造学习环境的合作模式
- 发展社区产业的模式

前述7项工作并非一次到位,而是任何核心团队觉得有必要,便可与对方洽谈合作模式,使得双核心的运作更为省力且增强效益。

(三) 双核心引擎的合流

合流是在学习型城市的愿景上相互融合成新的核心团队,其中最为重要的结合剂,乃是进行下列工作。

- 带动民众学习方式的变化
- 引起知识生产权利的解放
- 争取在地社区的诠释权
- 创新在地社区的生活风格想象

双核心引擎在合流之后,形成新的工作团队,又可以往较高层次系统形成另一个层次的双核心系统。如同教育系统下的社区大学和图书馆为双核心,当他们合流之后,形成教育系统的核心,便可以结合文化系统的工作团队,形成教育核心团队与文化核心团队,共同为学习型城市的建构继续运转;同样的在政府系统合流之后,便可以结合民间系统,形成政府核心团队与民间核心团队,可持续地为学习型城市运作做出贡献。

本文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的“2017北京学习型城市发展论坛”的主旨发言,由苑大勇修改整理。

参考文献

[1]黄富顺(2011).韩国终身学习型城市的实务运作、成效与启示[J].终身教育:(2):45-51.

[2]李正连(2011).韩国终身教育振兴政策的现况与课题——以首尔市生涯学习型城市建设计划为例[C]//2011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愿景国际研讨会.台北市:台北市政府.

[3]林振春(2008).社区学习[M].台北市:师大书苑.

[4]林振春(2011).社会教育专论[M].台北市:师大书苑.

[5]林振春,秦秀兰(2011).建构学习型城市提升五都国际竞争力[C]//2011第四届城市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市: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6]谭光鼎,王丽云主编(2006).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M].台北:高等教育.

[7]Kearns, P.(2011).澳洲学习型城市政策与发展[C]//2011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愿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台北市政府.

[8]Kearns, P.(2016).台北市学习型城市迈向高峰——目标与推行策略[C]//2016台北市学习型城市愿景国际研讨会.台北市:台北市政府.

[9]Longworth, N.(2003).Lifelong learning in acti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London:Kogan Page.

[10]Longworth N.(2006).Learning Cities, Learning Regions, Learning Communiti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Local Government[M].N. Y.:Routledge.

[11]Longworth, N.,& Osborne, M.(2010).Six ages towards a learning region- A retrospective[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5(3): 368-401.

作者简介

林振春,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教授,台湾社区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研究方向:终身学习、社区教育、学习型城市理论。

The Study on the Learning City Promotion Strategy and Mode in Taipei City

LIN Zhenchun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0610, China)

Abstract: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worldwide has taken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rning city, advocated by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ors, emphasizes building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shaping of learning cultu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learning city advocates that learning is the basis of city competitiveness and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or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learning city not only emphasize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creative economy, but also emphasizes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ealth safety, happiness and friendliness, livable humanities, combines the various fields of expertise with learning city to promo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partnerships is a key factor of the success learning city, in building a common learning city visio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ies, and building a single-core and dual-core team. Starting with a single-core team in education as the first step and gradually involve relevant team's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en working with other government working groups to establish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s and exchange ideas, through communication, stirring and merging, we aim achieve a dual-core team towards continuously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to finally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a learning city.

Keywords: learning city; partner; dual-core team